

里人周慶雲纂

集文一

褚氏家譜序

諸暨 楊維楨 鐵崖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其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氏焉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漢元成間有褚先生大以行顯嘗補司馬遷史記六朝來褚陶褚裒皆以文學名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為顧命大臣遂良由河南徙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茗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烏程之朱塢即自茗城來也其祖為世超墓在朱塢後洪冢舍日光遠庵云世超生世隆世隆生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一

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郎提幹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為嗣焉天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縣志作東陽教諭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為其後自士登□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錄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族叔祖桂巖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繕寫為冊冊成乞予序子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褚氏之澤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尙未艾也桂之為伯仲者凡六人皆從名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稱焉歲大比鄉大夫錄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

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衍而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以褚氏之澤哉褚氏子孫尙以予言勉之

元故褚樂閒先生墓誌銘

前人

公諱錫珪字君玉其先出唐學士亮亮子遂良由河南遷錢塘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其後有徙居苕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南潯之西若塢莊者卽自苕城來有起身科第者爲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公會大父也宋將仕郎管元吉公大父也宋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公考也公性沈靜寡言自幼有識量檢閱君嘗夜遇盜盜認君巾服欲刺之公潛以他衣冠易之於庸皂而免長究心經史遊庠序間獵獵有俊聲安定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二

書院舉之儒臺授東陽教諭曰吾親老且病忍一日去側耶雖不仕得朝夕養我親吾志周滿借有高位違孝而往不爲也矧縣學師不能信所志者乎遂辭朝夕躬上食親前親有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藥餌必親嘗乃進居喪哀而毀有常情所不堪旣葬追慕若將見之至老弗渝篤孝之行人無間言里父老訓其子弟之事親必指公爲則云族有貧不自給者則與之粟貸不償者焚其券又多蓄善藥以濟人平居口然燕必冠對客則風流談論務使之盡驩晚歲鑿圃蒔花竹以自娛創樂閒堂因自號樂閒居士其在鄉閭平心率物人比漢陳寔博古而尤善知今事人比唐齊幹行遊城中邦大夫候其車音爭相迎致問時政善不尊而稱之爲樂閒先生公生於宋德祐五月二十二日

卒于今至元庚辰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娶張氏四男長嗣良次嗣英出繼叔後次嗣俊嗣賢女一適董汝華孫男六應椿應桂應松應杓應雄應樞以至正三年正月六日葬于烏程永新鄉大舍降塢之原傳曰施媿衣褐天下稱妍賁諸赤手天下稱勇士之美者又豈藉區區爵位耶吾觀樂閒先生者是已先生卻仕而口爲孝子爲義士其卒也不應銘法歟銘曰孝爲則兮義不頗仕則少兮德則多先生之樂兮陰陽爭和先生之則兮爭紀於瀆與河南之溥可竭金之岡兮可陂我銘其人兮不可磨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金華宋濂景濂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

南溥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于教儀妙悟須資于禪定所以銷融其粗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能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憂乎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眞機獨露雖有所証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旣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于斯也定岩戒師吳興士族積善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于四方純行信乎四眾且以見聞未博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睹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詢應眞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

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岩專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岩徵之也定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通之叢沓兼羈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醕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贈董編修序

德清 蔡汝楠

人之才非不可馭智非不可窮俚乎名無所托而泊然思守其中此非難者也所可以爲難者豪雋倜儻之士膺受不羣之質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四

囊括無涯之智凡傳記可喜可惱之事皆其所辦猶曰非其至者回觀照而智有所不敢用根性命而才有所不敢恃稽中德而聰明有所不敢盡斯則斂盈于沖協善于約舍豪雋倜儻者之所優爲而似乎非才智者之所易爲方有過人者繇此永慎修之思篤未見之望其審畔援歆羨之微以凝肫肫皜皜之體蓋若赴海之水混混而不可阻也斯則爲甚難僕本下邑之鄙儒也且以童子備官不能自樹而羣處於通都大邑之中或語之以操觚執簡窮詞賦之麗則悅語之以名山貞石勒一代之文則悅語之以竹帛之事旂常之績則悅及語之以附青雲之士乘建瓴之便以收天下之譽凡騁意氣極芬華亦無所不悅旣而以犬馬疾願謝朝請官陪京時則潯陽董君引僕於大人

君子之林俾聞修己盡性之說僕卽驩然欲罷馳騁求近裏以爲曩之所好質本不逮而今之所聞能不在多精神之所在諗察之所及自謂一雖未協而志或無他矣豈意退處數年之久聲華意氣之好實時往來于中而未能泊然以守也夫以僕之非智非才而況君之多才多藝又以僕之不足爲難而況君之大過人則僕之不能與君之能也皆宜相証而不容默者矣孔子之言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大抵智非決擇自不能不失之於實用道非實修自不能不反之於故步今之君子舊日之所趨如曹植蕭統詞賦之學馬遷班固文章之學蕭何姚元之吏能之學陸賈鄭當時通顯之學與一切繁華之學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五

可以材智求者舉之終自喜其可勝行之終自喜其可至吾人修己盡性之學肫肫皜皜之實不可以材智求者竟若存而若亡也故客念盤互紛華羈縻而神明之德障蔽于中方且據其影響者以爲是宜其或有失于避失于守也子貢嘗喻聖人之道於宮牆而歸之於得其門而入自號曰智失之不覺者蓋不得其門故也如其果不以才智求而以志求反觀內究之功進有無窮之途向負可騁之能退非羈縻之所精神思察一歸性眞而才智之斥聰慧之墮則入德有門志無搖奪寧有茫然失之實用者乎僕之所謂難者至此爲果確無難願與君共學者蓋在此也昔僕以郎中出守千里君以所憂者學不在吏事故懇懇授以此指至於君侍從之職將揖讓君相之間稽攷平生

之學殊非郡吏之比舍學亦無可以贈君者故仍究竟其說若夫觀省之機則豈待僕之言而後發也

與董潯陽內翰書

茅坤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佩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知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熒熒愬言靡由況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約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于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六

會宗魏其之所不聞于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衣帶以示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沈鬱自廢瘡情癖志于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懟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沈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遊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且不朽者惟區區心知而已而至今賢智之士馳驚乎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覷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豔舞連翩綽約震

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覩臥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蚤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棄官而祕跡岩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菱莢同耳此僕之有所託而逃焉而云云于左右也而兄之復乃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于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于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七

皇帝漢之雄才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己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歿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默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岩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于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

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託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于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懷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答董學士用均書

李攀龍

某不佞始僭計來京師卽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八

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遊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其實無以自見卽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其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頃當淫潦爲沴自京畿千里齟齬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

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卽某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救荒而某拮据爲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與董宗伯書

王世貞

長君來拜領盈筐大貺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扇端見贈長篇並枉訪返棹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旨雄麗無論遠逼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九

開元而飾獎逾情使蘇壤棄餘均薦蘭蕙昔任彥昇不惜齒牙餘芬借引後進昌黎題長吉壁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爲美談貞之薄劣乃兼得之忭喜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繇時私乃是奪我丘壑就被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不得請恐竟成狼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猥蒙賜賀固我老伯通家大人至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枉駕時適有州大夫會次辰以先息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參承遂缺杯酒之敬怒如調饑不揣奉酬排律一和返駕小律一自愧續貂不能掩帚唯有以教削之爲幸名園大厦神仙宮府迫於私宥未獲展摠衣之誠無繇竊窺其盛數也如何

又

前人

世貞不自量其骭骹瑣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入世以來於生
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肺腑所切如我老伯者亦僅
一私淑起居於元馭學士不能馳阿段修竿尺而賢器長兄則
儼然以箋教幣貺捧誦之餘旣躍然喜且慙然愧心也道體健
勝造物所篤視履飲啗劇談久坐神明憇溢足以映帶少年數
輩而來示忽復有疲羸之歎豈沈昭略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
去邪嚮者獲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勝便是欲界仙都小
有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創別館繞以流泉深居兀坐
儼跡頭陀倚榻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卽是不作壽者
相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無生至理要從此闢研出虛極靜篤先
天白露惟我老伯恆存之而已世貞雖示郤家累尙以家故旅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十

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一伸杯勺之敬能無爲達者所笑

又

前人

邇審賢器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兄將以起色北首而
我老伯方以難老之錫優遊於上豈惟天倫之盛際抑亦人文
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盛生道老伯微爲骨鯁所苦因而咽中
氣壅頗碍食飲凡六日而解今得大教果然蓋外來與內召其
病形雖同病去卽復固不可同日語也所喻靜中爲雜念所擾
不能緜緜若存此是多劫夙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
豈能一切斷盡惟在求所以勝之令其有起輒覺熟則漸息耳
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滿和緩一笑也九月間常德喻君見
過其所邁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易然行之者十

不五得貞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間周身殆徧亦自快暢第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米汁緣誘墨卿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酬今季方已遠尚平粗畢昆蟲閉關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爲老伯盡述否

上董宗伯老師書

王世懋

世懋不登師門歷六七霜矣皤然鬚髮非復絳帷旁故吾顏色日月如馳不知吾師黃髮幾何壽骨加昔何若昨幸辱猥輿至止光我蓬戶屬凡鳥之投異林竟違汎埽自恨寡緣無弟子禮至此卽日過華亭轉而上謁通德里門不意舟膠於冰而狗馬之疾大作鑿冰亟返委廢牀褥術者又言是月大不利見卽簡書之畏且未暇顧終已不能望顏色於咫尺之地忍爲門牆罪人徒有流涕覆面而已敬以喘吁之隙口授童子爲書起居而垂橐外吏了無可以稱壽者種種愧心故非墨卿所悉伏惟吾師矜而納焉溽寒方甚爲道珍愛以永斗山之望不宣

又

前人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七

世懋之自歲杪拜大教也則靡日不心函席矣卽病夫守閣門之分道民無境外之役而義惟在三儒道均重要之不可爲交遊例者實礙於春中向家兄請半月之假潛踪負笈執都養於外舍問眠食畢借便而過武林深入天竺諸峯窮飛來虎跑勝處了此一段夙緣然後歸而掩關籌策定矣而兒女債迫小女爲婿家委禽遣嫁在三月初又兩兒出考在卽雖絕交關亦須視其出入臬比至願重爲舐犢所奪展轉胸臆紆軫何堪念欲

改期造請則弟子缺然不報之罪丘山日積世懋所不敢也用是敢先一介持不腆之玄纁謝不敏於闈者惟我師鑒而納焉倘清和無暇則以初秋爲期望顏色聆清言當以日爲歲矣方今存翁相公八表養翁老師與吾師皆以大老表閭館閣相望鬱爲盛事覺勾吳之墟常有異氣否吾師天授玄解比想專神寡慮以膺遐祉令老門生蒲柳之姿常得借蔭大椿之下足矣足矣拜送之辰形留神往注結中懷言不能吐

又

前人

曩辱吾師之儼然而賜臨也自顧門人之禮百不一盡而充庭厚貺暨令孫膳部之惠則偃然而當之了不報謝此其意非敢云然也以爲弟子之於師卽束脯無不手獻者若以一介之使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代將函丈之拜且無日矣其必欲亟馳而問眠食此心蓋寢興不替也坐稍逡巡爲欲請告之期遠耳不圖台旌行後家兄忽遭憊疾形容尪削跬步不前舍姪遊學以弟代之醫藥日奏憂皇無出更思百方以娛之適有天幸漸就平康而舍姪復歸眉端始得少舒問之途人則令孫使節已聞還朝久矣然猶昏昏於塵鞅之間如是者又月餘而直指來臨須其行也然後請於家兄於朔日焚香後買舟修謁家兄命曰而亟往俟而小至拜牌祀先也世懋趨而出乃途聞妻兄之變迂舟海虞則阻風湖口一日夜懊悵不已亟竣事而夕行風鬪舟膠僅過吳江將抵平望屈指歸期逾約懼干家兄之誅不得已返棹謹令小僮持所手上束修拜而送之曰爲我泥首臬比展限兩月終酬此心

也併寄令郎大兄令孫膳部兩書當時皆儼躬懇者今亦付之
兩奚矣慚汗投地無所自容惟吾師哀而諒焉前覩張司馬薦
剡借重吾師甚至道路籍籍皆言東山之起計亦非遠我朝三
代甲科雖間有其人至於祖孫父子同時膺仕則千古僅見於
今日非甚盛德何繇致斯願吾師加餐應詔爲天下成此盛事
也舟次疾書漫無倫次矯首西望神與俱馳

又

前人

世懋入山不深竟爲人所物色國恩至再遂不得辭出山小草
殊不足道然以葑菲下才叨冒三省追惟始路秋毫皆洪造也
迂道菰城卽不敢望後堂絲竹冀一見臬比受教而行足矣不
意安車乃出孔道登堂瞻拜懊歎躊躇欲返故棹迎謁中途而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潘司寇業已相遲不得已留小僮持不腆筐篚爲獻顧辱使者
追致教儀捧誦不覺感泣白首傳經以半載閱八閩文此苦自
知誰能爲不才道此者師生誼重今日乃見仗庇獲竣場事得
餘皮骨歸見我師蓋望門而喜可知已尤次率爾報謝不知所
裁

祭董潯陽座師文

王錫爵

凡號門生恩知所自矧微多幸託身名世伯樂之閑匠石之肆
鶩足朽材是依是庇彙于王庭待以國士生我成我在三等視
及門以來逾三十年出攀霄漢入侍林泉身範德儀耳服微言
春風夜雪時許周旋竊比侯芭入室太玄每讀師文春容大篇
騰騫蛟龍吐納雲煙經緯互耀金石相宣毫端萬象如探九淵

斥其緒餘裁書累箋敘致詳委酬答勤倦凡有疑滯遇師轉圜
機脫於手所攻無堅知其胸中揮斥八埏囊雖早出目牛無全
帝簡詞臣受知獨偏時或夜半宣室屢前倚馬趨詔玉版並傳
人皆糾紛師獨閒閒師之在朝日扈法宮寵毗勳輔位躋秩宗
歷踐清華豈不顯融爵獨謂師未究厥庸師旣歸止扁舟五湖
逃名晦跡自比陶朱義鳩宗戚澤潤里閭爵獨謂師未展其謨
生平娓娓畫天下計炳如燭然森若碁置不鄙謂爵可以繼志
傾囊倒屣勗以從事爵也不才因緣遭世上揆主憂下圖民利
如冥索途惟師指示又如朽壤在陶成器惜不盡効寵極而躓
桃李如林布滿朝序凡皆牆仞經綸所寄笠澤陰陰茗溪連漣
輕軒曲阿小舫平川徜徉竹樹點染松鉛篇詠陸離賓觴駢闐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古

高談皇羲旁及竺乾八十六載繩飯渥顏我親其庭玉樹競妍
長君登朝芒隕諫垣載貽孫謀纓綿蟬連伯秉高節羽儀翩翩
仲也繼興師待暝焉實繁有徒蚍蜉撼山相彼飄風終朝自還
講張旣息福不唐捐不知者人可知者天生備箕疇沒歸箕躔
靈兮夷猶曷不釋然嗚呼哀哉爵于去秋解組歸來師爲命駕
至婁之隈雙瞳爛然中夜徘徊慷慨議論令人心開謂當百年
齒鯢背給相期疾間杖履追陪天降鞠凶熒熒夜哀辱師唁存
瓊玖在懷曾幾何時師亦夜臺老失典刑眼枯心灰齊衰不弔
我弔與哉靈其鑒之歆此尊罍

皇明史概序

福清

葉向高

進卿

國朝史官卽備輔臣之選一主直筆一職平章皆從神明上發

出互相運用而史爲之先正欲其端心術辨邪正貫通今古他日運之掌上此祖宗深意而近馳驚止爲枚卜之階殊失其質余與少師文寧朱公先後入詞林性行相似公快口直腸不顧忌諱乃退居隱約無他嗜好穆然若思窅然若忘意必有凝精着力處而莫窺其際乙丙間同官留都一日闚其書齋則所積皆朝家典故與誌傳之類中多塗抹點竄如芟草存株拂塵見鏡余不覺拍手曰公留心大業而不以示人亦不余告何居曰甫田之墾發端安望菑畬輒自號于人曰乃積乃倉世間無此莽漢皆大笑而別後余出入經浙渡江公必來會余必以問第歎曰學知不足教始知困難言難言久之與余共事綸扉票儼極煩會坐中堂公輒以其間退居寢室余必翹而出之曰軍國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十五

重務豈閣臣宴息讀書時耶比余求歸堅臥凡五六月天子憐之將允放公旣日日過從大都攢眉相慰解至是釋然又復黯然余曰此回度已長別數十年著作今再不言更在何日乃出其篇目與稿之十三以示曰大政表提綱挈領之義曰大訓明聖學聖訓之傳曰大因著承先啟後之概曰大志分門別類存體要曰大事徹首徹尾無遁情斯稱極備始繼之以列傳曰開國曰遜國曰歷朝曰類曰外二百六十年人物燦然臚列總曰史概撮其本末兼諸家之體各開門戶成一家之言余雖未得其全而大都已瞭然心日間矣因戲曰昔陳文憲口題修正史館中俊乂如林因材分任畢竟望洋公以一人肩之儻所稱志大宇宙勇邁千古非邪公睜目徐曰後數年從山中索子序文

方了此一件勾當余悔失言因曰天下有以書索序者情實未必相副揄揚未必盡真世之通患余自來斤斤亦不能免未聞以序促書者不求而自炫非知舍己以要人不情懸空以希未必得之數似乎孟浪從來所無譚亦駭聽抑公立志較然着筆既久遊刃可期我兩人之相知已老可以豫訂創爲之亦無不可卽席次其語以稿納公袖中慨然曰公方任天下之重毋庸藉此立名抑事勢日異將必有超乘而上者公孫弘不可學則有成其爲太史公而已仍囑曰人壽幾何莫作遠計書成彼此尙健更端何難不則燬之毋留世間作話柄可也

答朱平涵

前人

承教謂尊目漸昏古人有自托于青盲者得無類此若不肖則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六

雙足蹙蹙已成廢人此是實事周虞卿所親見家人欲爲醫治不肖自念有三便宜不醫更妙生平好動一日不動卽不快活登高涉險甚苦吾足今足病則不能行行亦須輿一便宜也世人之不相亮者頗相驚恐謂死灰復燃今天刑吾足朝端決無跛宰相羣疑或當少解二便宜也家有二老妾不自度量常相責望甚爲所窘今足廢則不能動可以息其妄心三便宜也惟是登臨遊覽頗覺費力而去家一舍有靈巖福廬二山洞壑奇絕海內希有關闕以來湮沒無稱至不肖歸田之日鄉人始相率修治名勝畢出山又陂陀不甚高峻易于登陟今誅茅結宇其間可畢吾世又有一二清歌雅奏可以佐歡野叟山樵可與共話每一回想八載綸扉呼天叫地景象不啻自地獄登天堂

彼白簡皂囊代爲促歸者皆是大恩人大功德主子孫當世世尸祝耳

答朱平涵

無錫

高攀龍

存之

年丈以地方役事冒羣譏眾訕毅然爲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爲卽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概可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週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卽無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邱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其誰與歸尊東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靜極之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眇爾六尺爲太極作个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臨書慨然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七

與朱平涵相公

山陰

劉宗周

起東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間事然于當世之故亦旣媿媿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遜也雖然道固有大于此者乎愚生請臆而進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而于大臣特甚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爲迂濶而趨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爲不可爲而踵亂亡之覆轍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于堯舜之治矣一二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所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高者調停卑者觀望調停觀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

用之頃者江陵一案不難盡誦皇祖之睿斷與之昭雪且日以號于眾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謐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噫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而失之奈何復從而燃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于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雖古之伊周何以加焉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萬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恆學孔孟之學亦既有聞于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揆之果能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不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仰思不合坐以待旦與果能吐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聞流言而不惕與此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式

非真有得于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閣下試取而証于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已一日而爲堯舜矣吾亦何忝爲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爲調停觀望退之必爲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纔讓第一義不爲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爲方今廟堂之上綱解目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其病實由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于閣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旣嘽嘽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不佞敬爲天下賀矣辱愛瑣瑣自忘其陋幸閣下進而教之

答朱相公平涵

吳縣 姚希孟 現聞

不肖迂疎狂率自束髮以後迄於升朝所交海內偉人鉅公以其直腸無僞朴質未雕時收之藥籠中然或出自門牆或生同梓里陶鑄有日氣類非遙雖有一日之知未詫三生之遇則未有立談見許浹月彌親喜其孤子之踪忘其謠詠之口如閣下之於不肖者也獨恨託契方新而睽違踵至在朝家爲大廈之失楹在輿情則羣盲之離杖而某一身才孑孓更踰尋常百倍試觀閣下既行之後斥逐者幾何人褫削者幾何人唐之流徙宋之羈管猶不足盡其慘馴至三木囊頭者相望於詔獄而其禍浸尋未已嗚呼誰生厲階諸君子不得不還自咎乃國家二百年之元炁鐫削至此如尫羸積弱之人割癰逐癥豨苓烏喙日進不休性命之源能毋逼促武廟初年李文正以緘默獨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九

留海內譏其浮沈乃有識者以爲默默匡扶所全實多不肖當閣下杜門求去之初曾惓惓以李文正相諷勸而閣下毅然爲劉謝正則正矣如國事何如朝士何如蒼生何事至今日夫復何言不肖猶浮湛此間足以明鹿鹿書生無所短長之效竊意閣下於數千里外猶密密蔭庇而遙護之不然當此之際贅若養癰存猶碩果不肖又非百足四翼夤緣善入者何以偃息至今也但長安一塊土嚮者不過驚飈動地駭浪泊天而今且化爲刀山劔林不忍見不忍聞之事愈出而愈甚此豈可一朝居且自三月以來家慈抱病支離牀褥言歸則沈滯稍豁言留則危疴轉增若瓠繫於此以待罾繳之加非但不智亦不孝矣秋杪冬初或可奉訪於午橋綠野之間因窮茗雪之勝也再荷手

教深佩注存日來因周旋湯藥倚家慈榻前率爾奉答深愧不
虔統惟台慈茹宥

又 丙寅

前 人

不孝自昨歲奄罹大戚匍匐南還中道而聞嚴譴自猜此軀不
爲世路所容因於先人墓側犁土誅茅構一廬如斗大偃處其
中不敢自附于中郎廬墓若土室之袁夏甫眞吾師矣閣下不
遺鄙細惠然賜弔因身在荒垆不及詣河干謁謝妄意今歲風
波稍熄當買輕橈度雲水借榻午橋莊俟閣下篋輿小憩賓從
旅退然後手一編侍函丈之側相與商今訂古發枕中鴻寶之
藏聆夜半入室之旨如宋時劉范諸君從溫公洛中效采輯之
勞供鉛槧之役鄙願畢矣不意一月間砰雷駭浪疊見于枌榆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之地三木囊頭就檻車而北者絡繹相繼而不平之鳴起自岷
庶逞螳螂之怒干雷霆之威以千古從未有之事近出寒鄉連
鷄之勢旣迫池魚之禍將成每一念之誠不知死所矣昨者伏
讀明旨似欲於法外施解網之仁第恐聖主德配唐虞而廷臣
意同羅吉萋菲肆布鬼蜮含沙將來結局未知與德音始終一
轍否若仰仗洪庇不爲餘毒所濺或俟焯暑旣退秋爽漸臻便
當以煙水爲活計瓢衲作生涯台蕩衡廬之間將有畸人之跡
而必從茗雪發軔且望閣下之指路歧而詔津迷也不孝素無
貲可以聚書故架頭之貧甚於腹笥近亦抄錄數種恐屬鄴侯
棄鬻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向者讀蘇長公詩見魂飛湯火
之句竊笑不已今身履其境欲勉爲鎮定而怛怛不免嚮使聖

賢之俟命與佛氏之觀空隨得其一班豈應恒擾迺爾此其可憐愍不徒禍患之相迫而在處禍患之無其主也知我者謂我心憂更在此不在彼凡可以指罔而豁矇者願賜之司南謹伏地擊額以俟

又

前人

帶水盈盈書郵阻隔遙憶老先生閉門謝客焚香展卷無綠野午橋之勝而有讀易注書之樂雖滄桑陵谷總如輕雲幻泡不足供達人之一瞬至若聖聰日就恢廓仕路日就澄清眞水落石出覲見雪消之會已但此月以前之人情苦於不痛快此月以後之人情又恐其過於痛快泰之初爻言連茹次爻卽繼之以包荒至第三爻則平陂往復動色相戒矣安得正直而和平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如老先生者入養君德出定羣囂以徐收蕩平之化使其更百年而不變乎蒲州敝座師與老先生墳篋同器昔嘗共患難今亦當共太平且聖主求舊正切安車束帛似可計日待也不肖驚魂甫定壯心半灰今得借齒牙之光口不爲時流所擯幸矣至近日所見所聞尙不勝鯁鯁過計行藏遲速欲取決于老先生恨不能縮地而晤對也

答董伯念書

許孚遠

承來札備悉邇時受厄於鄉里之狀先是青芝居艱有查處產業之意惜乎老師不從時當從容操縱在我乃易爲力若在今日眞無善策矣執吝不可捐舍不得拂拒固難隨順亦難矣此鎮定含忍委曲調停於上下之際得失去留一絲不挂而又斟酌

之酌之權之衡之盡其在我聽其在人方是經濟學術青芝能之乎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易以困爲德之辨動忍增益正在此時願青芝無忽也令祖老師高年遇厄情極難堪青芝蚤晚口爲多方溫存勸慰且若青芝處患難而不懼捐貲產而不憂則人品超於尋常萬萬老師高明洞達亦有不以此易彼者矣青芝力自砥礪以上慰祖翁與尊堂而下勉誨其諸弟戒飭其僮僕轉危爲安轉禍爲福豪傑聖賢之事也念之念之

祭董遐周文

歸安 閔元衢 康侯

昔賢有云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夫知己豈易言哉若其中道永訣觸事興思有懷莫喻慟人琴之俱亡感風流之頓盡爲恨更自靡涯也始余與兄乍晤竹溪誦髫年之作駸駸江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阮甘拜下風兄不鄙夷緘詩相引迨予有以相印在他人必多過情之語兄復直筆點竄非眞宿世結集何以有是有而不永可勝悼哉世每輕視郡乘屢經修輯往蹟愈湮長谷以寓公而纂掌故嘉惠我湖良厚然博稽載籍逸仍什九兄大肆厥力廣之復招余佐之於是奇僻畢呈他郡鮮儷乃定本垂竣不獲親見其行可勝悼哉兄之家世游以文名兄尤蚤振鬢序使無文園之病將荷宗伯給諫兩公之緒而益光大之使假伏生之年其所著詩文以迄稗官未知與用修元美孰多而乃月犯少微偏應吳中也可勝悼哉兄嘗唾文士以身殉矣胡當屬續之月序至遊而標曾慥之名傳六客而叩蘇堅之履乎且借書頻繁諷詠無間豈一息尙存終不肯放此文字擔乎夏孟兄抱疴後

恆有札云弟病不可爲矣備志苦心恐委秋草余時驚異裁奮
躊躇孰意馮楮諳諳竟成先兆也夫修短之數定之于天以兄
夙深白業諒不因去住生牽戀惟垂白在堂嬌穉在室遺文在
笥或不瞑目耳然兄之明德達於鄉邦兄之菁英千古不泯區
區家事外舅洎內兄弟力能持之笥中之藏有余與仲弓人穀
諸君子在不患其不傳也兄亦可無憾於九原矣獨嗟弱息此
時襁負瞻水鏡以靡繇他日詩成丐品題而奚自撫棺長號引
觴再酌金石膠漆式貫幽明嗚呼遐周庶來鑒之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黃岡杜濬茶村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瑣屑細故與夫已實理絀妄動無明
者言耳若夫事至宏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嗔則是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形骸苟具而藹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及平
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
生蓋深惡之而嗔益日甚至於無終日之間違嗔以此取憎于
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
則見之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
而發揮于一旦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
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絕命詩二章
其首章固已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真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
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
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郡城聞笛之詩
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卻聘書九

煙猶是也蓋嗔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
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皆疇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礪之概
至是其令子楷字禹公過訪出二詩

與堯峯月涵和尚書

長洲徐枋 侯齋

杞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
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
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平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
悵然及雙老來札云一眾星散吾心益悵然及聞吾道兄獨襟
被書卷振策登山不禁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
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
竟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眾下山之時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而吾道兄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
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幾令天
下後世謂法門爲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
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吾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
并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又

前人

豐山有石鐘霜旣降則鳴蓋有其具得其地遇其時則不能已
於聲也他之石雖和霜而不能鳴豐之鐘非霜降而亦不能鳴
何者三者不能相并也維人尤然此阮嗣宗所以有廣武之歎
而桓宣武所以有平乘之悲也今以吾道兄著作非常之才臨
三楚憑弔之地而當今俯仰流連之時而登山臨水而遇物寫

懷有不著書充棟者吾不信也雖或今者現身法王息心道要舉今古塊壘文章結習一掃而空之然愚以爲真意所寄正自不妨一存本色不然讀哀郢之篇歌弔屈之賦攬衡湘雲夢之奇擷幽蘭攀芳杜吾道兄其何以爲情乎老和尚行後不特弟一人無所歸依舉三吳同人如赤子之離慈母故亟望老和尚速鼓慈棹卽賦歸來也惟吾兄力勸駕焉自春而夏而秋計道履勝善珍重不宣

風雨吟草序

吳江潘耒 稼堂

詩以道性情清真雋永含吐蘊藉有言外之味象外之意所以爲佳今之喜學宋詩其弊也外強而中乾粗浮淺露一往無餘而風人之旨微矣紀君子深聞修之士不見三十年遇之蕭寺

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五

髮穆穆老矣出其詩一編冲恬婉雅不事雕飾而天趣盎然情深思遠譬如箏笛競奏忽聞朱弦雅調一唱三歎之音豈不異哉語稱操瑟立齊門爲不善逢時紀君績學宿名久困場屋其文得無類是乎世不乏賞音吾知其必有台也溪南潘耒識

袁氏六俊小傳

錄一

長洲汪琬 鈍翁

胥臺先生諱表字永之生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年十五卽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舉鄉試第一明年殿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會張孚敬新貴幸欲招致先生於門下先生不答遂倡言諸吉士少年浮薄皆予左官先生得刑部主事典試河南所取多知名士改兵部武選司未幾而司不戒於火先生適代其友司扞振乃逮下獄論戍湖州蓋孚敬意也先生旣工文章精

筆札湖又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播遠近其名益大重遇
赦薦起南武選歷廣西提學僉事致政歸有所經遊名山皆爲
文記之卜家橫塘據有石湖之勝意豁如也以子貴加贈副使
所著文集及皇明獻實吳中先賢傳若干卷世緯及歲時記周
禮直解又若干卷王尙書元美嘗贊先生像云藝文沾沾以自
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兮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中
否兮寧自隱約焉骺骹兮可以知先生文行矣子尊夷嘉靖乙
丑進士歷官山東提學副使父子皆卓然稱嘉靖間名臣吳人
至今推之

董楚望苔篇小引

西吳顧潛初 宓波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余少誦此輒推千古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情言之祖當景來觸緒情咽無聲迫身閱變遷方知繁華而歇
風流而絕卽性情之孤貞之奇肆而亦罔不滅至于草枯水涸
固陰陽合散之常耳情豈係此哉過此以往縱撫物增眺花于
春月于秋余懷漠然試問向者情從何生今者情從何去忽又
於春而遇之夫春之感也萬物昌榮幽人覽悟卽色而草卽波
而水坐睨堦下苔痕而點而錢而寸而咫而尺生無緣而蔓無
端一旦霜封卉落而蒼蒼而黃黃者復且無端無緣而紛如也
而塵如也人之爲情亦若是而已而情何必言而言又何必非
情但未知卽楚望董子命篇之意否丙申夏日西吳顧宓波父
題

董楚望汐壇吟序

長興溫春生 蒼來

蓋昔者靈均有辭茂陵有賦淵明對酒之歌仲宣登樓之詠莫不情隨事至而吟詠係之董子楚望善思人也抱琴半榻邱壑蒼然廓天地于胸中召雲霞于腕底凡山川草木禽獸蟲魚與會所寓供其咳唾雖詠不一緒皆思所至也當夫蜨媚花明萍添池靚鶯啼繡陌雲影碧苔忽然紅透疎櫺乍驚午夢鷺爾燕飛畫棟頓疊歌懷則有潑墨臨風整箋問翠之情矣若夫沈李尙甘浮瓜欲破照榴花于玉璫掇荷香于釣舡投竿沙激驚起鴛鴦浮白樽前滴來琥珀避炎威之蒸烈思枕簟之冰涼則有高臥羲皇醒來索句之興矣爾迺秋氣漸加金風吹閣江臯木落片片含愁草際蛩吟聲聲譜怨悵蓮房之粉墜悼菰米之波漂思公子兮洞庭望美人兮洛浦則有解珮莫貽陳辭遙寄之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感矣至于萬壑凝寒浸肌到骨千峰鬢栗草枯木僵噤噤征鴻似訴長天之淚淒淒畫角堪憐子夜之霜言鄴侯兮擁爐至止願覺姬兮飲酒來遲則有得句澆杯呵凍走毫之興矣嗟乎一歲之間俯仰代變一日之內光景不齊何時非詩何詩非思汐壇吟其偶寄也夫箬溪同學弟溫蒼來氏題于聽松閣

前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邱墓徵詩啟

長興

朱紫貴

竊維維邑違天雖周室之頑民實殷宗之志士穀城抗命雖項王之餘孽實魯國之奇男是以褒忠勝國許書袁粲之名修史興朝補立韓通之傳前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者鍾靈茗水毓秀弁峯志比松筠心同鐵石釋褐登朝已北地土崩之日脫巾赴郡更南都瓦解之年時則王師薄伐天旅長驅旣清淮北遂

下江南藐爾斗大一州何能城成眾志公則雷霆屹若冰霜凜然釀酒登壇撫弦守埤九衢市僧悉爲李勉之兵十丈孤城卽是王罽之冢已而雉堞未圯魚鑰忽開從容私室激烈中宵少女投繯生妻截吭公亦畢命青萍矢志白日絕半旬之粒扶兩手之創其事可謂慘矣其心可謂堅矣夫我朝黃鳥賜旂赤鳥受命因下民之無主遂大寶之攸歸原如唐承隋統得天下於羣盜之時非若元滅宋朝取江左於孤兒之手況乎漸臺放仗揭竿懸王莽之頭鉅野興師破豕磔蚩尤之骨韓仇復則留侯歸漢梁祚終則開府仕周公旣蒞官日淺守土任偏慟哭都亭何妨拜命蒼涼海島奚至殉身卽謂大節在三事君無二則鑿坏而處可謂劉氏遺民賣卜而逃不失趙家義士胡爲嶠間負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虎釜底遊魚驅三吳之殘黎封一丸之函谷卒至寃禽填海無補沉淪愚叟移山自招隕殄不知已食其祿焉避其難旣失此城當與俱亡是可忍也誰銜溫序之刀卽苟全矣終玷卞和之璧所以百里嬰城奮喪元之大勇一門併命矢碎齒之精忠也某等載懷前哲遙企鄉賢訪碧血薶寃之地在青蓮建宇之山雖道畔殘碑已敲野火而壘頭勁草不偃烈風所望共賡佳什上唁貞魂庶幾賦臧洪之事氣咽雨風詠陳安之詩聲鏘金石

工部侍郎范公璨神道碑

墓在江蘇蘇州木瀆鎮

陸燿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巖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

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厠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璨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巖者以上賜松巖樂志額因以爲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十一傳至從源徙麻源九曲里是爲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寧等府分巡廬鳳潁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忒橫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敢爾縣令尙可爲哉卽關署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屏捕之鞠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故有隱糧一案公白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寃者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膂力絕人吏不敢捕公召瞽目退役以計禽而致之旁邑坐弛再脫公復以計禽之副使廬鳳時境有飛蝗公禱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日嚙蝗爲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爲捕盜捕蝗二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去公慮廉從爲奸自坐鷓首諭之視其舟去遠乃已所轄鳳廬泗滁連歲災禱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困分年帶完民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嫻於藝方是時皆以公敷歷有年行駸駸大用矣果入參臺憲晉佐司空公感激遭逢益

圖自效如弛富戶囤積之禁酌命盜處分之條核下江收漕之制有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恩卜葬並許歸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諸孫不問外事中間詣闕祝嘏者再恭迓鑾輅者三天章宸翰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益以盛滿爲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勵菜羹蔬食不異貧寒蓋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餘年公旣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於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薰國子監生莖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墀城塏皆國子監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子於公爲鄉後學墀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叙其世次歷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官行誼而系以銘銘曰范由宋啟族爲吳望監簿子孫麻源再創公繼厥聲於宗有亢進樹勛猷退懷廉讓始礪詞鋒旋剗利器屈服市魁齟齬大吏治不爲武盜以瞽致歲不能災蟲以類噬建牙楚幕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卻餽遄行誰迫饑餒公寬其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旣長諫垣游司邦土剔弊釐奸卽事條舉業著鼎鐘榮辭簪組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普天同歡聖母萬壽公再趨朝龐眉皓首帝詔考成陟遊巖阜追媲唐賢得公而九自還初服三迓鑾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隅閉門卻掃樂此桑榆溯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蕃衍迨公復興園以義高山以錫稱幽堂對啟銘示昆礪

楊秋室詩錄序

歸安嚴可均鐵橋

嘉慶廿四年烏程嚴可均錄其亡友楊傳九之詩而序之曰吳興之作者眾矣沈休文宋書姚思廉陳書十七史中有其二焉由唐而宋而元則徐元固初學記孟東野沈下賢釋皎然牟嘯趙子昂詩文全集具存而沈作喆寓簡葉少蘊巖下放言胡元任漁隱叢話亦略資考證明則朱文寧史概董遐周廣博物志鄭侯升詩集其尤也國初以來爲經史諸子之學者數十家詩文千餘家而胡朏明禹貢錐指鄭芷畦行水金鑑沈東甫新舊唐書合鈔及徐方虎沈操堂我家石樵海珊等詩集爲最著要而言之足爲休文繼起者曾不數數見大率淺陋空疎守兔園新冊拾宋人殘睡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爲文調弄秋雨秋風微雲澹月涼露晚煙寒鴉疎柳數十字以爲詩於是乎家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家有集人人著書書易成而不必傳而亦往往幸而傳就中有人焉沈酣四部罄畢生精力而書未必成亦未必傳然而不佞之意在此不在彼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談性命之謂其謂倫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曠而散布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草木鳥獸蟲魚故必讀書數萬卷網羅散失參考異同以求真是然尙猶得一二而遺千百業逾進心逾虛自愧無當於古之作者也甚矣學問之道難言之也不佞有志而未逮三四年矣足跡半天下同時樸學之士識面多矣其同鄉同志者丁小雅爲大戴禮之學姚秋農爲說文之學施非熊爲金史之學楊傳九爲明史之學四子者於學無所不窺而各有專業用力久且勤而小雅傳九書未成

先死爲可惜也小雅有子能讀父書傳九無子死後書散亡尤可惜也傳九之高弟子陳抱之收拾遺稿僅得詩百數十首屬爲審定夫傳九之可傳者不必詩詩稿舊有千二百餘首而僅得此又可惜也傳九之詩初數義山後服膺竹垞晚年略仿樊榭大較多隸事尙詞華其光黝然朱絢朝采獨七言歌行沈雄激盪大放厥詞如范忠宣公祠貫休羅漢梁將軍畫蘭諸作實兼空同竹垞之長卽詩而傳九亦可傳矣不佞爲傳九惜而又爲之慰也迺釐正譌字芟十三首增八十首定五言古詩五十五首七言古詩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十二首長律三首七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百七首凡二百三十七首分爲三卷題曰秋室詩錄付抱之寫刻焉傳九名鳳苞秋室其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自號也歸安廩生居烏程之南潯許周生爲作小傳

書烏程孫氏雙節圖後

舒城黃書霖

雙節者烏程孫雲亭先生二女也同治癸亥粵匪陷烏程其女之長者年已十八懼爲賊辱稚者僅十三不忍其姊獨嬰厥難相隨至河畔赴水以殉二女知大義如此孫氏之家教可知矣咸豐初粵匪鴟張蹂躪遍十數行省其罹劫者不知凡幾而身死名傳千百中無什一若孫氏二女之殉郡志有傳乃翁復繪圖徵海內君子詩若文亦幸矣哉竊嘗綜觀古今大亂之作其後蟻聚成羣動號百萬而肇釁之禍首要不過數人雖罪已通天或竟保其首領以歿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使天下之無辜老幼男女併命於水火刀鋸之間而不之惜未

始不怪其天之有憾於好生也雖然天之好生更有重於此者
逮其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其禍首之倖保首領者每舉姓名
雖三尺童子猶知唾之而殉者無論其傳不傳其氣之浩浩然
落落然自充塞於兩間歷千古而不磨如二女者雖謂之不死
可也余亦兵燹餘生耳我家暨親戚故舊不甘爲賊辱而死於
賊者或載之郡縣志或並郡縣志而無名死者之氣固不可滅
生者究引爲憾事余既知烏程有孫氏雙節之事苟不從而文
之則過矣烏乎敢光緒癸巳長至節後六日舒城黃書霖呵凍
敬書於出使日本國箱館理署觀海樓

朱稼軒海角圖序

烏程 徐有珂 小谿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三江入海此雖不如鄭說三江之長而湖海故相通也我郡自
隋仁壽時以北枕巨浸名之曰湖郡東七十二里曰潯溪江浙
之孔道也郡北三十八澗小梅大錢最衝楊澗錢澗次之錢澗
之南有東郭村以漢有東郭先生居此故名東南至潯市二十
餘里水陸往來如織昔戴表元句云張帆出東郭沽酒問南潯
蓋實異而名同焉自經喪亂市既蕩爲穢墟湖壖亦不可久處
矣余家世居東郭以寇亂故沿湖涉江移家海上而潯溪朱君
稼軒先一年來其大母與余大母兄弟也握手話戚誼復出海
角圖相示鴻印萍飄有同感焉憶昔全盛時每以試事入郡杏
雨蘋花月河如鏡論文角藝其樂何如乃河山猶是風景都非
一隅如是遑間六橋煙柳耶潯溪煙火萬家相傳爲古鄣子國

宋曰南林漕祐未始爲鎮余每歲催租必繫舟彩虹橋畔過姚家灘弔錢王墳曠懷五代時中原鼎沸我郡獨不被兵今村落間焦土斜陽不堪回首矣昔者東遷之役余於月夜呼戈船出軍吳漾由間道設伏潯溪之東詰旦伏發賊望風遁此時意氣甚盛方謂郡東門戶可保無虞豈意城社邱墟至於此極耶然橋李虎林今相繼奏捷矣我郡洗兵指顧間耳昨過浦東見竹籬茅舍間桃花盛放或五六株或數十百株曲港平潮落紅上下想義熙時亦不過如是而獨不見桑則不得不思家園新綠有關國計民生爲東南命脈也湖壩纒絲畢必集潯市端午後朱提山積人聲雷動兵火之餘富庶可復我儕當返故里埽墳墓理簡編縣文獻何戀此海角爲

稼軒名寶書癸酉以拔貢舉於鄉甲戌聯捷進士令閩乙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亥分校閩閩亦憶及海角避難時否

張少蘭人海操舟圖序

前人

滾滾狂瀾疑九陌之無平地茫茫前路恍一葉之汎洪流小心既憚以臨大力難負以走良以樓臺幻蜃身世浮鷗將伯欲呼吾徒誰與白帽遼東之避地黃巾濟北之滔天用語後賢無忘今日此人海操舟之喻所以成少蘭上舍之圖也君家住南林爲古鄆國學富東壁亦今茂先斑衣映而麗藻新雁字成而先聲振憶昔湖沿碧玉洲俯白蘋賃居則屋小於舟入試而才大於海十決十盪九緯九經此其坐珍珠船行珊瑚窟收發如執券盤旋若轉環豈不幸墨藪之波恬筆區之風利哉若夫金牛六橋銀蟾八月石繫秦纜山指禹航同儕卜利市衫拋觀者謂

孝廉船到於斯時也浪乘風而欲破查貫月而可通魚龍十萬
軍聲李郭二三知己金粟載道素娥候津何圖望見神仙而隔
離彼岸也然猶容與乎學浪湖洄乎文淵就淺就深能左能右
以待策鼇他日探驪詰朝豈意吾湖宮牆草蔓城郭煙荒劫遇
紅羊禍甚白馬屈指庚申之守傷心壬戌之遊以至平子研京
羈棲滬上伯英作草漂泊塵中雖云觀水多奇能勿望洋而歎
乎然而蛟鱷伏藏未若人心之深險也風濤驚駭不如人事之
掀翻也今此歧舌交頸之場長臂驩頭之俗清濁不辨則紅海
碧海匪奇矣炎涼倏移則雪海燃海非怪矣彼雄冠雖勇未必
樂從而苦葉可歌其何以濟乎今夫懸水徑渡古稱忠信丈夫
砥柱中流今屬文章鉅手澹臺有壁止許義求幼安不冠別無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過失惟君具真願力施大神工剝理質與文條貫銀鈎與鐵畫
又復銳才鋒爲飛權植名節爲長竿組情緒爲紉纏轉智識爲
柁幅奇文光燄萬丈紆若帆張卓行表式一時立如檣峙所以
慧眼不迷於南指隻手能挽乎東流鱗臣斂波鮫客退舍扶桑
若薺蓬島如萍此其同賦舟之獨降海若不遠軼乎君家泛宅
之柁尋源之槎耶珂馳思入荒欲觀日出但得一葦便馭風行
迺或云公無渡河遂空賦印須我友但伯牙有移情之地越客
深其濟之思每從惶恐灘頭遙望安樂窩裏亭亭三影耿耿一
心惟慙蛙語之樵摹未當鵬圖之遠大耳嗟乎東南糜爛文獻
煙銷擊楫何人乘桴安往杜少陵聞收河北涕淚裳沾庾蘭成
賦哀江南風飈道阻此後汀州刷馬島嶼洗兵海氣鏡平人情

田美君則返故里尋舊交鷓首之錦標奪歸虎頭之布帆無恙
遂乃牽舟岸上納海袖中爰謀息肩庶幾釋手而是圖也印泥
宛在良罟可藏凡薄海知音同舟逸侶孰不憶白香山之送客
而懷黃歇浦之寓賢乎

九友堂後記

前人

甲戌孟冬旣望後余過潯上聞汪君謝城蔣君海珊聯榻九友
堂亟造訪焉時乾坤清肅夕陽欲下堂之前碧沼波澄佳卉葉
已盡脫呼茗話舊感流光之荏苒爲低徊者久之適見壁間石
刻有汪君所爲記蔣君因謂是堂以九友始今踵而至者不止
九人矣盍續而記之余惟我郡有六客堂初時李公擇是邦張
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此前六客也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美

繼而張詢作守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過之此
後六客也迨王梅溪作守復有堂上合成前後客之句則不止
於六矣今九友之遞增不與六客類乎夫吾人生於嘉道全盛
之際中遭寇亂復覩昇平而斯堂之成乃在通闡興復之後昔
無而今有可無滄桑之感者也前記稱同志爲友九爲陽數踵
而至者豈異於前所云哉余家去潯不一舍於潯多莫逆交堂
未築時嘗寓潯北之絳霞樓二載去今之堂不一里是雖不與
於前九友之列而雪泥鴻爪時有跡焉從而爲之後記宜也踵
至者不止於九若某某若某某得若干人仍曰九友者從其朔
耳猶六客之不爲梅溪改也

九友堂見宅第門汪曰楨有記文載碑刻其九友堂後記未

經刻石見小不其山房集中惜後九友僅曰若某某若某某其姓氏莫得而考焉慶雲附記

與家芷綬舍人書

前人

涼雨乍歇豆花出牆韜卷窺園一客忽至俯仰道古馳思九州因言子之同懷芷綬舍人借風流航收帆申浦將移家而北上沐膏澤乎鳳池比聞客言怵怵累日中宵不寐離緒萬端竊念我兩人形疏意親貌遠神近卅時就試弁後締交初猶爭長黃池旣乃避君三舍杏花春媚翹首金臺忽忽十年代君感喟今則文通之筆將潤色乎絲綸康樂之吟亦破涕於池草所歎西窗話雨將所蓄酸醎苦辛傾筐倒篋而出之耳昔年聞君知幾於穎川允符乎介石三公不易柳下有焉故鄉漂鹵旅邸驚心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輦轂烽煙閨思恫怛設身以處殊難爲懷其惟吉人漸入佳境然星方聚北何年鵬復圖南也我生不辰幕巢難徙舉頭見日不見長安黃金避人青燈懟我敢告知已何以教諸清河恕齋誼如手足久不相見心焉數之若小松鱗亦稱雅集滎陽名胄實感知音比年以來竊究心象緯泛覽輿圖探奧窔於經神宗二曲之理學生兒已長此卽籛金何圖裸壤棄龍章而聳俗毀金奏也然猶以護持文獻自任以扶翼名教爲心遇大著作則補綴表章得佳子弟則飲食教誨戶不輕越避腥羶也卷不暫釋挹芬芳也慈母長壽免縫遊子之衣細君安貧不羨郎官之肉而且種瓜半畝藝稻一畦沽酒烹蔬以娛暇日世莫之識則延道脈以俟半生時有可爲願出所能以拯塗炭河山爲證始

終不渝延企還雲伏望爲道珍重惟鑒不宣

與張少蘭書

前人

孟陬將盡奉札徘徊夾鍾倏鳴報書急遞銘授館之高誼述方命之因由蓋魚已先嘗難兼熊掌而鳩終是拙須覓鵲巢來者可追他日請念人海操舟之序近九百言秋風破屋之圖得四絕句皆所謂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者也雖子期未罄伯牙之志而齊已願求鄭谷之師庶使啞鍾克調箴弄歸正芷綬有捷音否試重春官請問其日寂眠夏簟祇覺我心任夢鹿以針勞時搜蟬而藥倦爲想謝翁南溟新志已有成書不朽之傳先覩爲快不脛之走延企奚如近者乾坤氣滯雨多於陽蠶桑望殷什損其七但得梅林勿漬庶幾秧野早開耳書不盡意伏惟爲南溟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道珍重不宣

玉蘭仙館印存序

常熟范璣引泉

曉庵董君精篆刻操鐵筆來虞山吾虞擅此技者都推服其所主與予舍比故得晨夕見焉曉庵性不尙浮薄所交皆醇謹士常至予舍觀作畫默坐移時輒去以爲常豈無得於中者所能然乎不然何數數也今歲苦寒凝冰不解累月子炙硯呵豪而曉庵則袖手旁倚忽出印存二冊示予且告曰歲云暮矣羈此半年今則行矣每讀君畫而未嘗一言君其亦無一言可耶夫目擊道存奚俟有言然予與曉庵實有不藉夫言者爰書數字記歲月是亦不言之言也夫乙巳季冬月識於過雲庵

書桂蘭谷琴家傳後

秀水陶模方之

烏程桂榮勤甫以其叔父蘭谷君家傳畀予而屬予一言識其
後傳爲汪君曰楨所作蘭谷君爲善於鄉汪君其鄉人宜其言
之詳盡如此予亦何以益之哉雖然予於此不能無憾焉古之
善士本其肫然藹然之情以施諸父母兄弟而後推而及之於
人人其推之也有本其施之也有序德行於遠近而已不以爲
功而人之受惠者亦皆視爲固然而無所震矜誇耀於其間此
三代上睦婣任卹之教所以見王政之美也降及後世政教漸
衰在上之君子大都不以人心風俗爲己任而徒以利相爭於
是布衣之俠閭巷之富人始以爲善稱及其衰亂之極乃有一
二奇衺之士挾好善之名以陰濟其貪欲之私營營焉日以仁
義爲市而於本原之地則不復措意焉至於干犯名義廉恥盡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堯

喪而猶詡詡然號於人曰吾爲然吾爲然嗚呼此宋鮑陳恆之
所爲古人所痛心而不忍道者而今之士大夫顧陰師之何怪
乎盜賊橫行而誦詩讀書之士亦且從風而靡也若蘭谷君則
事其母甚孝敬其於昆弟間又皆友愛未嘗有私財是其人固
致力於本原之地者而汪君之論則又引詩所云不伎不求以
爲稱夫今之所謂爲善者其伎求爲何如也誠能不伎不求則
其於道亦幾矣豈僅爲一鄉之善士已哉君嗣子煌好讀書守
家法勤甫爲人樸素有學行予因是信汪君之言爲不誣輒書
其所感如此俾讀是傳者毋以世俗所謂善士目君也

慶雲按
文爲勤

蕭公子拙存參議錄
彙見示探入集文

汪謝城南潯志序

烏程 周學濂 星海

南潯鎮在郡東七十二里吾友汪君謝城居之謝城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史咸豐丙辰之秋會鎮有編纂志書之舉僉以屬之至戊午冬而書成舉以示余余觀其自序知所采摭自史籍方志雜說以暨家集譜牒流覽之書至二千五百餘冊夥頤搜羅之富也雖然博綜非難樞括爲難夫史家所記尙有未可盡信者家乘出子孫之手恆多溢美至於雜家小說家者流尤非別而裁之不可謝城實事求是勿使貽誤於後人厥功偉矣其於開濬運河一則辨舊志所書之鵲突思深慮遠其諸仁人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四

意者乎抑又聞諸全謝山曰昔人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余嘗卽其言核之遠如王伯厚至譌文種爲鄞人近如毛西河至強西子爲蕭山人以二公之碩學尙猶不免而謝城於附近之世家大族舉未嘗牽率書之觀於寓賢一門斤斤致辨凡偶爾託足於潯者概從削例其限斷又何嚴耶南潯自明季潘氏爾夔始創志稿至道光庚子范氏來庚刊有鎮志十卷張丈秋水嘗病潘志體例之妄訾其紀分野表科目幾同優孟衣冠虎賁言笑范志亦多訛漏自序所云華路藍縷是也今是書出庶一洗從前之陋也夫謝城近著廿四史月日攷體大思精爲史學家所未有汗青何日余尤樂得而先睹之也

汪謝城蓮漪文鈔序

嘉興錢泰吉

自來史家列傳多錄雜文劉知幾所謂更成文集者也志乘之書往往於卷末列藝文一門無關掌故者十且八九浮文妨要亦失體裁若別錄諸家遺文與志乘相輔而行則中州名賢文表金華文統之屬皆可取法也汪謝城孝廉旣修南潯鎮志因取近時十家未刻之文錄存八卷曰蓮漪文鈔謝城自湖州府城遷南潯賃居董徵君草堂故址因以名也余受而讀之施君國祁則余三十年前讀遺山詩注知其熟於金源舊事者也楊君鳳苞張君鑑則夙聞其與纂經籍纂詁所輯史漢三國之注爲詳審也孫君燮沈君垚之文則於吾友楊芸墅國朝古文彙鈔二集中得觀其大略然沈君論辨輿地考訂詳確之作芸墅未及見也若沈君登瀛邢君典紀君慶曾董君蠡舟丁君桂皆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聖

敦學行動述作或窮老一鄉或早歲無祿遺著未行名不及遠非謝城之勤勤論著余亦不能知其足傳於後若此也然則文鈔之作曷可已哉余初至海昌與潘梧君文學藹人約共錄海昌先哲之文及纂志書梧君已下世其稿散佚余所錄者惟五家不能纂續成編與謝城之撰著並行也謝城於南潯遺籍搜輯甚富鎮志著述一門與管文學廷芬海昌藝文精詳相埒蓋其胚胎家學該洽百家見聞旣多采擇益審他日吳興一郡之文與弁山霅溪同其深秀而爲海內傳誦者必驚賞歎息曰非汪君編纂之力不及此於戲美哉此編肇之矣咸豐九年五月旣望

歷代長術輯要序

德清 俞樾 蔭甫

汪剛木先生精於史學又精於算學於是二十四史月日攷之作其書上起共和下迄有明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依法推算詳列朔閏月建大小二十四氣略如萬年歷之式經始於道光十有六年至同治十有二年而書成都凡五十三卷既而病其繁也又刪繁就簡仿通鑑目錄之例專載朔閏其後朔與前朔天干相同則亦不記改日乃記之成書十卷名之曰歷代長術輯要而以古今推步諸術攷二卷附於後蓋推步諸術因此書之條例也既成問序於余余於史學粗疎而算學又素未問津何足以序先生之書哉惟念長術之名本於杜征南杜氏嘗著術論大旨謂天行不息日月星辰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不得不有毫毛之差而算守恆數故術無有不

南溥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望

差失易言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杜氏此論雖若通達然不求之術而徒求之紀載之文則其爲術勞而終不免於疎且舛今杜氏長術具在不過就前後推排以成其說孔穎達於隱二年傳云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蓋杜氏所恃以攷定經傳者止於如此非知術者也本朝經學昌明諸老先生講求實學而顧震滄氏著春秋朔閏表其法用方幅之紙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之干支日數不合卽爲置閏則亦猶夫杜氏之術也今先生此書雖襲杜氏長術之名而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以布算則非苟以求合者視杜氏異矣且以一人持籌握管而坐致二千餘年之日至其精力固有大過人者讀其書自周

迄明歷歷然如指諸掌而羣書所見朔閏有不合者則備載於每年之下蓋存其說以待後人之攷定固不至削足合屢如杜氏所譏也余於是書雖無能贅一辭然其用力之勤用意之精則固深知之故不辭而書數語於簡端既喜其書之成又冀其書之流布於世爲讀史者一助也

近許齋印譜序

前人

錢子璩初以所著近許齋印譜見示曰近許者以篆體宗說文也雷甘杞翁跋語詳矣然曰近許則亦近之而已余觀其譜藉讀藉觀不作借洵如甘杞翁說而鬻及借人爲不孝則仍作借字他如壽字書字亦有不盡如說文者昔張有著復古篇極爲精審其爲林攄母撰碑書魏字作魏終不肯去山字可謂篤信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三

許書及爲楊時踵息庵記以小篆無庵字竟作隸體書之似乎太泥況刻印本非作書乎古有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五曰繆篆所以摹印然則摹印之篆自與篆書不同此錢子所以宗許而不泥許也不然以錢子之深於許學豈惟近之云乎哉

與汪謝城廣文書

前人

越中一別半年矣爲學日益諒如所祝尊著廿四史月日攷已有成書否今有一二事輒求教於左右直隸永年縣婁山有石刻云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醜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記之故云趙廿二年此殊不足據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此趙王遂之廿二年也較沈說爲得之然攷兩漢書前漢有趙敬肅王彭祖其

王充後漢有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並享國長久得有廿二年侍御只據魯卅四年石刻上冠以五鳳二年謂此不冠以漢年明是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斷以爲趙王遂此亦未必然漢侯國得自紀年初不必冠以王朝之年魯卅四年石刻未可執爲定例鄙見欲知趙廿二年之爲何王當求八月丙寅之在何年足下講求有素請詳攷兩漢書趙諸王之廿二年何年八月有丙寅日則此碑庶可定矣又餘姚客星山有漢碑新出土所稱三老碑是也其文有云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據光武紀是年二月晦乙亥四月有乙卯則四月不得有辛卯亦祈一核之明以教我

南潯周氏家譜序

烏程 許國年 雷門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四

古無譜系之學自龍門朔年表月表之例卽爲後人譜系所自始魏晉間士大夫以門第相矜尙沿及唐代厥風更甚作史者於是有宰相世系之表蓋世風誇耀使然也自此之後凡世家大族無不家藏一譜而所以別宗支敦族誼者於此寓焉故君子不廢也雖然自黃帝賜姓以來年代久遠晉末又經五胡之亂代北複姓雜入中華有兩字而去其一字者有一字而去其偏旁者後之子孫雖極通博終莫知其姓之所由而作譜者遂將史冊中之同姓而貴顯者引爲始祖而不辨其源流嗚呼郭崇韜以汾陽爲父當世皆笑之夫豈崇韜一人哉今之周氏家譜則不然按周氏系出紹興餘姚自聖能公遷居湖州之南潯及今六世而聖能公以前生卒事跡俱無可考無可考而不強

爲引蓋其慎也故斯譜斷自聖能公始夫譜系之學固宜考證
詳明條分縷析而至於無可稽者不得不置諸闕如之例與其
援引別支以途人而伯叔昆弟之則虛僑之氣害及倫常必將
以伯叔昆弟而途人之也斯譜之作近者必詳遠者姑闕慎之
又慎吾有取焉故不辭而爲之序

金竹庭墓誌銘

仁和 樊恭煦 稼軒

古君子隱處市廛不與當世事而敦宗睦族陰行其德積累之
厚誠信所孚有爲士大夫所不可及者今於竹庭金公見之矣
公諱桐湖州歸安人父子安公以支子爲叔父嗣事親純孝人
無閒言公生四十餘日本生母遽病歿稍長追思哀慕遇誕辰
必齋戒數日戚黨有稱祝者必力卻之積數十年以爲常本生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畧

父亦早卒恆以不及奉養爲憾少好讀書家貧不能具脩脯遂
棄而學賈客遊滬瀆值中外通商番舶雲集公諳習各國語言
文字經紀有方要以誠信爲洋商所欽服又智足以擴其業廣
取而節用薄己而厚人所獲貲財壹以濟物爲務公世居南潯
西柵祖遺老屋曰載德堂遭粵寇之難燬于兵乃獨力重構俾
族人得以聚處養瞻婚喪之費恆取給於公寇平後親族中物
故暴露者不下百棺公悉爲營葬鄉里善舉銳身堅行凡橋梁
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饑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
米錢帛衣袴藥餌有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人忘其施公
亦不以爲德故歷次捐輸鉅資應得獎敘皆力辭不受蓋樂善
不倦而惟恐人知如此公度量恢闊尤樂成人之美或有竊金

於櫝中者公知之亟代實之而終不言其人兵燹之餘貧士艱於應舉公捐數千金歲權子母以給賓興之費素鄙浮薄寡交游苟所款洽甘苦同之最喜禮接文士嘗語人曰青衿未服佻達之風已成士有敦風義尙禮讓者吾愛之重之以爲子弟矜式教子綦嚴常以先儒語錄諸書諄諄講解勸以讀書必先立品勿汲汲於功名妄希倖進綜公生平行誼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禮存心隨事自致以化於鄉而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餘可從而推也公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三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初十日子時享年六十八歲元配馮宜人嘉慶戊寅舉人翰林院典簿篋園公第四女也宜人勤儉持家待人寬厚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吳

經緯百端曲有儀法後公二年卒生於道光八年戊子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卒於光緒十五年己丑八月十九日未時享年六十二歲子二長燾貢生縉雲縣學訓導候補中書科中書次幼殤女二長未字故次適本鎮戊子科舉人劉錦藻孫四城堂基坊女孫五以光緒十九年癸巳七月二十八日合葬於烏程縣雙林鎮左近孝思港阮四圩壬山丙向公子燾以狀來乞恭煦銘不敢以不文辭乃爲銘曰舉世趨利獨行抱義陰德耳鳴不求不伎外拯飢溺內恤宗支仁心爲質濟眾博施善不近名浮雲富貴和神當春澤流罔旣大啟爾宇翼子貽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按墓在南潯以外文不列碑刻

劉貫經家傳

山陰

湯壽潛

藝仙

南潯有行義長者封通奉大夫劉公鏞字貫經里人傳其三世
尙義亦越通奉華間日褻賡續奉旨加獎交部議敘給樂善好
施坊額遐邇榮羨通奉歛然厥施益闕尙所謂富而仁者哉舊
籍上虞康熙時有諱尙賢者遷南潯六傳至通奉世爲烏程人
少開敏能讀南潯盛業絲祖若父及諸父咸佐人業絲迺輟學
執業於絲綢店居年餘諗其師歲入僅百緡佛然曰此足以起
家耶去之而從事於絲肆凡四年靡洪靡纖不待提諭劈見癥
結遂與同里邢氏朋貲自爲之蓋年甫冠意氣已函蓋里富人
矣自泰西諸國互市上海湖絲出口益夥頤歲可十萬包通奉
力微心雄趨時若鷺鳥之發營生若伊呂之謀不數年業翔起
當同治初已殖財數十萬號巨富其隨手席楸以班親舊者不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七

計也與邢氏合肆及二十年皆通奉一手出納比析肆髮梳眉
列無所遮幪人以爲難南潯之富與通奉埒者凡十數家率好
行其德凡義塾書院育嬰諸義舉皆通奉輸巨帑以倡嗣後晉
豫之旱順直之水鎮江之義渡南昌之築隄蘇湖近屬之橋工
海門之亟振平糶漢口之火徐淮之屢災官紳亟告通奉輒視
如疴癢之在體爬搔恐後扶僵植踣赴義若箭南昌隄成流亡
以宅醵建生祠祝如畏壘他人得其一名聲已爛焉於時在通
奉不過犖犖大者而已己丑吾浙大水湖州浸尤巨窮民大譴
走城市乞食通奉籌集數萬金僱輪船詣蕪湖兼旬得米萬石
以來價頓平人心以定是役也微通奉幾殆歲必三四至上海
人有以錢債將訟者排解必力或割己貲以己之言如砥矢戾

爭斯和雖嚴法峻刑未有通奉牖導之速者也晚年富益不貲子錦藻又以進士仕於朝爾自戒慍另儲專款爲母歲挹子息購米哺同里之躉食者曰愛米遞有曾益瀕通奉歿時歲俵愛米及千石矣通奉恆謂人曰人以好施目我夫吾固懼多財之爲害而施以禳之也論者動謂施者不望報吾則謂有微福之心而後動於善而福亦隨之不愈以堅爲善者之信而益勉爲善乎吾特求常有可以施於人者耳而何好施之有及通奉旣歿夫人沈氏泣告人曰方粵寇亂時通奉捧檄辦嚴州鹽茶由甯波逾義橋滌富陽而上東獬西虺入險出險將抵建德聞鄰舟女子哭亟詢之則夫病將鬻女以市醫藥鄰之無賴給以逃距家已一日程通奉給貲親送之歸此事唯告余知他不以聲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哭

於人也由是以觀通奉之陰德耳鳴不求人知者多矣徼福之說亦以勸夫自封而不肯緩亟人者耳豈與夫世之媸媸自憙挾一二小惠以爲豚蹄朝夕祝篝車於天者哉通奉內秋外春遇勢要人禮而能執與儕以下之人接輸咽吐款唯恐傷之長女夫蔣錫紳少時氣甚銳視並世人眇可意者輒戒之曰吾少賈未嘗學問然多賓接儒林魁石類嗛然樸訥無以別於農丈人子獨何以彪彪爲也又曰吾初設肆時詎意今日剽精揖志爲之不已以臻於是意學問之道銖積寸纍以底大成亦若是矣錫紳遂折節孟晉己卯舉於鄉學行爲時聞人烏虜通奉雖輟學然庶有得於學之道者歟莊辛對楚王曰君子之富親戚罪人不肖者皆願其壽樂不傷於患富如通奉諒哉言乎先遵

籌餉例捐藍翎光祿寺署正繼捐升員外郎換花翎敘江蘇海運勞加四品銜錦藻官工部郎中請加五級封通奉大夫論曰正月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孔疏烏集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無所歸輓近吏治窳惰民失所養肉食者鄙實尸其咎嗚呼富人不當與有責邪同光以來偏災歲告好事者創爲義振以備有司南潯富甲天下天下義振亦首仗南潯觥觥通奉實理董之終其身不衰彼心矛語窳日與利競不與貧人共此年穀者聞通奉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抑聞之通奉方歿遠近貧民以香楮哭弔者數日趾相錯益以嘆橫目蚩蚩無改厥天感動未嘗不易顧南面者無以獲乎其民惟恨恨焉謀所以勝之若宿與吾民有積怨者然則何也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兜

劉紫回墓誌銘

長沙

王先謙益吾

烏程劉子承幹泣而言曰吾年四歲吾父歿奉王父命爲吾父後吾父之音容今不能悉記其嘉言懿行更不能什一知惟憶吾父未歿時親愛不肖踰於所生若自知景命不延而以纘承遺緒相期待者今距吾父歿久所聞於吾母及吾家者猶粗得其髣髴不有紀述是大傷吾父之心於九原吾罪重於山嶽矣余感其意爲表其墓焉案狀君諱安瀾紫回其字曾祖諱元吉祖諱煥章代有陰德鄉里稱善人父鏞以商業起家候選員外郎累贈光祿大夫君幼時從父避寇亂海上年十四始旋里奮志讀書越二歲補縣學生由是益自刻厲於書無不闕銳然有撰述之志嘗以謂聖清學術邁前古詩家者流駢出方駕眾妙

具備無人焉最而錄之將有文獻放失之憂於是博徵羣籍託始開國下訖中興爲國朝詩萃一書於諸家有傳於世者朝暮取焉而拔其尤而於逸民高士則網羅散失唯闕漏是懼其湮晦無聞者尤汲汲掇拾而光顯之口吟而手披形茶而神瘁如是者積有歲年期成詩學斷代之史勅橐甫竟而未及寫定生平和易篤謹不喜放言高論聲色貨利之事無所關其慮科舉文雖非所樂爲搏心壹志冀博一第以大門閭慰高堂而雙應鄉舉不見知有司光緒十一年未入闈而病歿乙酉八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咸豐七年丁巳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二十有九葬本邑馬要鄉庠上村耐父之右妻邱氏子承幹附貢生分部郎中四品卿銜孫世熾君於光緒己卯年援例就中郎職籤分工

南潯志

卷四十六

集文一

季

部虞衡司行走以捐振湖北水災奏給樂善好施坊額覃恩加一品封典